

## ◎人生絮语



## 蝉鸣随想

夏至一过，阳光像火一样在天空燃烧，将热量向大地尽兴地喷发。你瞧，蝉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气势，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。也许是听惯了的缘故吧，我们并不觉得吵，也不觉得烦，似乎根本不觉得它的存在。

蝉，是最懂得享受生命欢乐的动物。它们不为争偶而拼得你死我活，也不用为寻找食物而到处奔波；它们没有领地之争，也不用为利益钩心斗角；它们随遇而安，与世无争，同类之间，和睦相处，即使对于弱小的异类，也以忍让为先。蝉为夏天歌唱，也为生命歌唱！你说，它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

在昆虫世界中，蝉，拥有非常奇特的身世。它们从地老天荒式的漫漫黑夜中，来到了这个充满阳光雨露、绿叶红花的世界，怪不得它们要充分利用这短暂而宝贵的生命，以悠长的岁月所积聚起来的潜能，不停息地歌唱光明，歌唱生命！严格地讲，蝉对树木的生长是有害的，但为害甚微，可它对我们精神上的启示，却有着永恒的意义，怪不得古今中外，人们对蝉都爱得这样深沉！

“高蝉正用一枝鸣。”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蝉总是被赋予特殊的色彩。在白居易的笔下，蝉是化不去的乡愁：“一闻愁意结，再听乡心起。渭上新蝉声，先听浑相似。”在柳永的笔下，蝉成了伤感的化身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。”在王籍的笔下，蝉成了寂静的象征：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在数不清的描绘蝉的诗词中，我最喜爱的还是宋朝朱熹《南安道中》的两句诗：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音。”尤其是那个“韵”字，真乃神来之笔。在诗人的耳中，响彻于炎炎夏日的蝉鸣不是令人生厌的杂乱噪音；而是轻快婉转，相映成韵，悦耳动听，有着音乐般节奏的天籁之音。不仅我国有很多这样咏蝉的诗文，西方一些国家似乎也不落后，希腊人甚至称它为昆虫中的荷马。而古典乐器之王的竖琴，就是以蝉来标志和装饰的。

人们之所以赞美蝉和蝉的歌唱，我以为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它象征的意味。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，为什么都喜欢以蝉来寄托自己落寞的心志呢？我想，这大概是和蝉的薄命分不开的吧。如骆宾王的失意之作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；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”如李商隐的牢骚之作：“本以高难饱，

徒劳恨费声；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。”而方干的苦闷之作：“鹤盘远势投孤屿，蝉曳残声过别枝。”愤世嫉俗之情，更是跃然纸上。同为咏蝉名篇的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；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实乃初唐虞世南的自况之作。这首托物寓意的《蝉》小诗，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，很为后世人称道。

“知了，知了……”蝉将最美的声音献给了夏天。也许就是蝉对生命的赞美和解读。蝉早已了悟岁月苦短，生命来之不易。所以争分夺秒，抓住转瞬即逝的光阴，不分早晚，不知疲倦地鼓翼而歌；尽情地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存在，在诉说着生命的快乐。

一缕蝉鸣一朵花。缕缕蝉鸣叠起来，把夏与秋的神韵渲染成一幅浓翠的画。蝉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但是它利用生命的每一瞬间歌唱爱情，歌唱生活。每当听到热烈似火的蝉鸣声，我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自励的感情，鞭策我从懒散中奋发。人生苦短，而在这短暂的一生中，我们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！

文/林丛中

## ◎闲看简说



## “文物”紫砂

家里有两样东西，“年纪”其实并不大。本不过是家常的实用器，却被公公当作文物，郑重其事地“传”给了我。

那是七十年代末，先生的哥哥读清华时去南京实习，顺路从无锡带来的两件紫砂。一个圆方的紫砂壶，小猪腿儿一样长出四只脚，壶身上，刻着峭拔俊逸的兰花。壶底倒是有一方镌刻的印款，我不太懂，也不知道做壶的是什么人；还有一个紫砂汽锅，饱满丰泽的荸荠型，微微拱起的锅盖上刻着写意的喜鹊登梅，两边凸出镂花的狮子提手。

公婆对这两样东西很是爱惜，对那个汽锅尤其赞赏有加：“用它炖豆腐，俩味儿的！”——因为这东西在北方不多见，也因为儿子一路山高水远、小心翼翼背回来的苦心。

后来哥哥英年早逝，这两件紫砂，就成了公婆心头上的两道疤，看一次疼一次，索性收起来束之高阁，一来免得睹物思人，二来也为妥善保存，留个久远的念想。

前几年国庆长假跟先生回老家，公公的心境，似乎有了一点垂

垂已老的况味。不停地想着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，说什么也要翻出来送给孙女。让他自己留着用，就会冒出一句“我几天儿就(要)死了，还留它干嘛啊？”永远不变的和颜悦色，谈及的，却是人生最惆怅悲伤的话题。

婆家祖上，曾是推崇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大户，公公作为一个大少爷，年轻时，是过过几年好日子的。然而经了几十年的“雨打风吹去”，所有的家当都土崩瓦解散失殆尽，除去几架旧书，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细软。我猜想曾经锦衣貂裘的公公，后半辈子虽然安贫乐道，可是到了想要给子孙留点什么的时候，到底有点怅然。于是那几架书，就成了他最拿得出手的宝贝。他领着孙女一架一架地让她挑，“看有什么用得上的，你拿走。”

我们临走的那一天，公公郑重其事地把那两件紫砂拿出来，无论如何让我带上“做个纪念”。“电视上说，那地方的紫砂泥已经绝迹，这东西现在不生产了，是文物。你好好留着，以后，传给可可。”

我先生在一旁不以为然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老爸老了，糊涂了。这东西，也当文物了。”

我连忙向他使眼色，怕他口无遮拦地接着往下说穿——老爷子九十多岁了，就让他觉得自己留给孙女的是两件文物，高高兴兴的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只是又觉得既是“文物”，反而更不好意思染指。况且按中国人的传统，家里的宝贝一向传男不传女，这东西如果是个宝，也该传给孙子——一来名正言顺，二来，也是孩子他爸留下的一点儿念想。

公公说：“我给过他，他不要。再说，可可不是孙子吗？你哥这东西给了我，就是我的了。我愿意给可可，那就是可可的。”见我还在推脱迟疑，一向轻声慢语的公公，竟然难得地“武断”了一回：“这东西，你是带也得带，不带也得带啊。必须得带！”

我想了想，决定把这两件“传家宝”带走。除了纪念，我也愿意让孩子，沾沾伯父的灵气。

这两年因为小脑萎缩，公公的身体大不如前。有两回坐着坐着，竟直接从床上栽下来，额头和大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。虽说因为身体底子好，没有心血管之类的基础病，但这么摔了两次下来，行动开始不便，渐渐便离不开人了。

我先生于是请了长假回去侍候，又用一些自学的中医知识调理按摩，“要不行了”的公公，奇迹般地又磕磕绊绊活了三年多。为人子女的，少时调皮顽劣，长大后为了求学和谋生又背井离乡，只有到了这种时候，才能平心静气、日夜不离地守护在老父亲的身边，看他一步一步走完最后一程，陪他说说以前来不及说过的家常

话，虽然心酸，到底也还是值得安慰的事情。

直到上个月末的一天，正在厨房里给公公磨豆浆的先生，忽然听婆婆喊“你爸好像不行了”，赶紧冲过去查看。却发现老人家真的是要走了，距离刚才回答他“要吃什么”的问题，也就十几分钟。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声息，真的就像油枯灯尽一样，安详而自然地……结束了。

参加完他的葬礼回来，我脑子里总不时闪现出公公的笑容容貌。翻出他传给我们的那两件紫砂“文物”看看，心里挺复杂。

一个家族，无论怎样地殷实富足，物质上的传承，其实也有限。比如婆家，曾经的万贯家财，到我先生这一辈非但片羽不沾，反倒无端地为它吃过不少瓜落儿，受了不少委屈。唯一让他津津乐道的，是在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岁月里，母亲圈住他和哥哥，围着火炉读闲书，谁读得好，可以奖一块撒上辣椒盐的烤土豆片吃。暖暖的土豆香里，读书的乐趣，和“学进脑子里谁也拿不去”的道理，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，慢慢根植于心，成为他们日后苦学、也乐学的动力。

看着公婆的子孙，个个学业优异，我时常生出这样的感叹：再丰厚的祖荫，也能在一夕之间更名易主；而一个家族崇学笃志、诚信立人的文化传承，却可以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，成为真正的“不动产”。文/阿 简

## ◎文苑新语



## 文字的面相

“感谢古老的汉字，收容无家的远行客。感谢奇妙的汉字，愉悦避世的梦中人。”这是晚年流沙河，在成都那藤蔓环绕的庭院里，一头扎入母语的深水古井里深研汉字发出的感叹。

一个没有足够耐心与定力的人，是不能像古风漫漫的流沙河先生这样对汉字抱着寻根研习深情的。凝视流沙河先生的书法，他用笔瘦硬健朗，有耿介之气呼之欲出，发乎性情，足见风骨。再看流沙河先生的面相，清矍和善，鼻挺眉舒，目似深潭，不禁把他的书法与学问联想在一起，是难得的形神相似。

一个人怀着诚挚的书写，从胸腔中吐纳的气流，这种气流也是一个人的心律，似乎隐隐浮动着这个人的面相来。

一座山有山相，它由天光云影下的山势、雾岚、林木、流水、古迹、传说等组成。一座城有城相，它由历史、建筑、风物、风情、文化、习性等组成。

那么，一个人文字书写的面相在哪儿？

在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大水走泥般的凝重书写里，感觉陕北高原那奔突的龙脊线与天际线的重叠闪烁，这片雄奇的土地，赋予陈忠实先生文学大写的疆域。天地间升腾的悲悯之气，在白鹿原上聚集，那些白鹿原上喘着粗气的小人物，拖着艰难的身影在沉寂而躁动的白鹿原上出没，顽强地求生存，求着命运乱象中出现的闪电奇迹。在陈忠实先生饱蘸气血的如椽大笔下，他用笔力勾画出这个民族艰难跋涉的不屈灵魂。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，从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矗立的地标。

掩卷之余，浮现起陈忠实先生的面相，那张沧桑的脸，隐藏着黄土高原的风云滚滚，扑面奔来的沟壑纵横，厚土磅礴。

陕北高原，还孕育出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作家贾平凹。贾平凹这样描述他的文学故土秦岭，它是一道龙脉，横亘在那里，提携着黄河长江，统领了北方南方，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，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。在贾平凹的文字气象里，有黄河水一样的缓缓流动，有秦岭一样的高远辽阔，他是捍卫着传统纯正母语源头写作的作家。

看贾平凹先生的面相，长脸忠厚如起伏高原，唇厚木讷但心中云海万千，眉宇间忧患深重，这是一个文学的大赤子。有时看贾平凹的面相，他是孤独的，多部长篇小说遭到非议争鸣，但他不争不辩，他说在看《动物世界》里发现，小动物是一群一群的，尤其是麻雀，一片一片的，但大的动物大多独来独往，是寂寞型的，在狮子面前飞来飞去的，都是苍蝇与蚊子。这个几十年来常读老子庄子古书打通内心通道的寂寞作家，在天我合一的悟性中把文字气象发挥到广袤深远：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，就可能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，而背景和来源狭窄，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摊死水。

读张承志的《北方的河》《黑骏马》时，度过了我躁动的青春期。他的文字里这样描述黄河，“一块块半凝固的微微凸起的黄河在稳健前移，老实巴交而又自信强悍”，让黄河瞬间具有了人性。后来，这个有着文字洁癖的作家，热血的文字变得冷峻傲立了，我在他的文字里读到了苍凉悠远。文字和生命天象一样，一样有四季。

这些在文字河流高原上具有大气象的作家，让文字以最生动的面相浮现，得以让我靠近亲近他们，在浩瀚的书写里听到天籁与血流声。这时候，我内心是沸腾飘荡的，但以安静谦和的面目出现。

文/李 晓